



早春

吳長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我是建設祖國的尖兵·····	1
我又來到海濱·····	5
初到邯鄲國棉一廠·····	7
打球·····	9
孩子們在幸福中生長·····	10
回礦·····	12
礦工大深塘·····	16
不知名的工人弟兄·····	18
站在山海關城樓上·····	20
一個年輕的姑娘·····	23
早春·····	26
不回礦·····	28
來到新廠·····	30
黎明·····	33
黃昏·····	34
我們是地下偵察兵·····	36
桃花開了·····	38
第二次來到馮家溝礦·····	40
難道她能不歌唱·····	43
春裝·····	45
在白求恩墓前·····	47
燈光·····	49
鑽機前面的小花壇·····	51
化妝·····	53

我是建設祖國的尖兵

我攀登渺無人烟的高山，
深入泥濘沒膝的草原，
涉過急湍的寒流，
探索四壁苔蘚的山澗。

有多少天，在大風雪里，
有多少天，沒見過炊烟，
白天，扛着標杆，
驅逐着山兔和野狐；
黑夜，在篷帳中，
听得見豺狼的叫喚！

可是，這樣的跋涉——
却給我無限的興奮和喜歡。

我的心象百花齊放，

芬芳燦爛。

我知道我的任務多么神聖，

——是勘探山中寶貝，

尋覓祖國的地下富源！

太陽還沒被金鷄叫醒，

我就爬上山，
撥開滿山荊棘，
我們勇敢向前。
用興奮的心情，
敲問着每塊山岩；
用歡喜的聲音，
搖晃着標杆。

每塊山石，
我都親切地訪問；
峻嶺高山，
沒給我半分阻攔。
我也曾整日地汗透衣衫，
也曾叫山石划破皮膚，
血漬斑斑！
可是，我是多興奮啊！
我要用全身力量，
踏遍這帶高山，
要把祖國的地下寶藏找遍。

記得是那一天——
我們發現了鐵礦露頭，
我象小娃看見媽媽乳頭，

是那樣歡喜和垂涎！
我們多少人擁抱在一起，
我們歡吻着荒涼的山岩。
我們多少人高聲歌唱，

我們圍着這塊山岩狂歡。
歡呼呀！祖國！我們偉大的母親！
歡呼呀！我們偉大祖國的明天！

夜晚，在帳篷中，
我們都忘了睡眠。
圍着一只小小的蠟燭，
我們興奮地暢談。
估量着鐵礦的藏量，
推測着鐵礦的脈源。

想着這裡准有一條鐵道伸到山邊，
那個陡坡下一定是化鐵車間。
工人在熊熊紅光中熱情勞動，
夜晚的山崗象晚霞染紅了西天。

也想到山下可能是一片新工人宿舍，
半山腰是清雅的工人醫院，
滿山荊棘一定變成芳草如茵，
綠樹叢中要蓋起紅色圖書館。

興奮得我整夜未合眼，
好象這些美景就在眼前，
忘了我是睡在荒山露野，
好象也未聽到虎狼的叫喚！

太陽未升，又爬上高山，

搖晃着标杆，拿起小罗盤，
我們要从胜利求得更大胜利，
从这个高山深入另个高山，
我要当一名建設祖国的尖兵，
不負人民的托付，
把祖国的矿苗找遍！

1953年4月

我又来到海濱

——記开滦煤矿劳动模范王叁青的談話——

海濱是个好地方，
白茫茫的海浪，
青翠的山崗，
夏天，这兒是人間天堂。

从前，我也曾来到这里，
冬季的海風却象箭一样。
撕裂着我的皮膚，
針扎似的打着我的臉膛，
我爬上結滿冰霜的屋頂，
把暖气的烟囪安裝。

天气暖了却把我赶走，
說穷人沒福在这里住長，
享受涼風吹拂的
是軍閥和“高等”流氓。

今天，我又来到这所楼房，
舒服地躺在沙發上，

涼爽的海風送走了炎熱，
怎的？我的眼淚忽然盈眶！

我遊覽了有名的鴿子窩，
也看了金山嘴美麗的海浪，
海濱如今的确變了樣，
滿山的紅玫瑰正為我們開放。

我會見了全國上千的劳模，
互相交流經驗叙說衷腸，
不管來自山南或海北，
我們是一個心願，一個理想！

白雲親依在高山之旁，
我知道為什麼來此休養；
為了祖國天天向上，
我的一切都屬於
毛主席和共產黨！

1953年5月初寫成

注：海濱是北戴河海濱，是有名的避暑勝地。

初到邯鄲國棉一廠

也只不过是前年，
这里还是一片农田；
如今，修起了新的紗廠，
高大的廠房一眼望不到邊。

新廠美麗得象座宮殿，
車間潔白得象個醫院；
千台的織布機開動了，
數不清的錠子在紡綫！

也不過是去年，
成千的姑娘還在鄉下種棉，
如今，她們進了工廠，
却熟練地工作在細紗車間。

姑娘們活潑得象燕子，
種棉的手，把機器管理得一點不亂，
她們整天的努力生產、學習，
清脆的歌聲伴着笑臉！

新的人，新的工廠，

大家也有一个“新”的心愿，
生产象一个初升的太阳，
生产新纪录不断出现！

好象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可是，这并不希罕，
这不过是祖国千百个中的一点，
今天是百花齐放的春天！

1953年6月寫于邯鄲

打 球

是一个凉爽的晚上，
电灯象水银柱一样放着光芒，
照得这篮球场好象白昼，
也照亮了女工们的漂亮脸膛！

这是新纱厂“细纱”对“织布”的篮球赛，
这是新女工第一次“战斗”在操场，
去年她们还是乡下摘棉花的姑娘，
如今不光是生产能手，
也成了驰骋球场上的篮球健将。

成千“观战”的姑娘都为这场战斗鼓掌，
场中的姑娘比赛得更紧张。

“织布”进攻、退守得真是迅速，
好象梭子来往在织布机上；
“细纱”的投篮更叫准确，
就如同在车挡里“接头”一样。

篮球队选手勇敢得真象猛虎，
敏捷的又象一群燕子飞翔。
记分牌上的分数屡屡上添；
一个球，一阵响亮的鼓掌。

1953年8月写成

孩子們在幸福中生長

花園里放着清香，
柳絲兒輕輕搖蕩，
就是在这清雅美丽的地方，
盖起一座白色的“兒童天堂”。

当我走进紗厂的托兒所，
孩子們正吃着牛奶和果醬，
陽光透過紗窗照笑他們的小臉，
看啊！他們吃得多香！

孩子們向我搖着小胖手，
露出欢迎客人的小臉膛。
啊！孩子們肥胖得象秋天的苹果，
紅潤的臉蛋和春天的海棠一样。

有的孩子玩木馬，有的开“拖拉机”，
有的已酣睡在白色小鉄床上。
幸福和他們融成了一体，
誰能說这兒不是“兒童天堂”。

可是，使我記起旧时代的这个紗厂，

小孩媽都有她們難忘的悲傷：
女工們懷了孕不叫休息一天，
多少孩子小產在車間弄檔。

現在女工和孩子們的苦難都過去了，
“小孩媽組”安心生產上了光榮榜。
工廠就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呀！
孩子們在新中國幸福地生長。

1953年9月于唐山市

回 乡

多少天想念着我的煤矿，
多少天想念着伙伴们的脸庞；
当我坐着东来的火车，
一眼望见我熟悉的山岗——
我的心早已跳出车厢。

当我踏上这煤矿的土地，
真象回到久别的故乡；
我换密衣下了井，
心象在飞一样——
走向我原来工作过的煤窑。

真当我的眼睛不好使，
又以为我走错了地方！
在我爬到矿上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
怎么全变了模样——

过去的棚子不见了，
长壁窑子面又宽又长，
五六排窑柱活象森林，

密集的支柱象鉄壁一样連着老塘。

我使过的手鎬也沒有了，
風鎬却在煤層上格格地响，
过去裝煤的小筐睡在坑木下，
自动的电溜子象流水一样。

正当我惊奇的时候，
風鎬手伸过来他的手掌，
我拿起鍍灯照亮他的臉龐，
呀，我叫起来了：
这不正是我的徒弟小王！

那边开电溜子的工人又招呼了：
“你可来啦！你看看
我使的电溜子怎么样！”
多熟悉这声音呀，
那准是原来推煤車的李江。

我看着小王拿風鎬“吃”煤，
勇敢得真象战士打着机枪，
煤帮象土堆似的塌下来，
十个手鎬也敌不上。

風鎬“吃”煤真叫迅速，
窑柱在后面紧跟着打上。
小伙子們多勇敢又牢靠呀，

誰聽說過一年沒出一個輕傷。

風鎬“吃”下的煤——
順從地躺在電溜子上，
電溜子活象坦克的履帶，
自動把煤帶到煤車上。

我的伙伴李江多自在呀，
他只是站在電溜子旁，
掌握着電溜子的開關，
聽着電溜子有節奏地歌唱。

這時我想起過去在這礮上——
我們如何用小鎬刨着煤幫，
整天的汗和煤末合成煤醬，
生產一班總要濕透衣裳。

現在我才離開了一年，
機械卻給礮上帶來了新的氣象。
哪想到推車人開了電溜子，
我的徒弟都成了風鎬健將。
多么興奮而驕傲呀，
這儼然象一個地下工廠。

我正想向他們慶賀，
小王卻笑着拍起我的肩膀：
“下月要從蘇聯運來兩個電鑽，

还有一架割煤机也要安装，
苏联专家教我们駕駛，
一人就能提高三倍的产量。
来年还给咱们康拜因，
咱们矿上要 and 頓巴斯一模一样！”

我用镃灯照照小王的臉，
看见他脸上正放着兴奋的紅光。
他是多么驕傲呀，
因为，伸手不見五指的井下，
也同样地充滿了毛澤东的陽光！

1953年10月于开滦趙各庄礦